

往生極樂的善女人

——張蓮覺（一八七五—一九三八）

張曼菁*

一、前言

自古女性修學佛法即有層層障礙，除非排遣萬難出家，否則不論是性別侷限，受教育、識字者少，女主內對家庭的責任，不宜在外拋頭露面等社會觀感，主客觀因素都是限制。直到近代，女性受教育者普及，社會環境起了變化，種種桎梏才得以鬆綁，修學有成的善女人也時有所聞。

寬律法師撰錄《近代往生隨聞錄》有一章是「往生女居士」，為數不多，列第二位即是張蓮覺（一八七五—一九三八）¹，她的背景來歷赫赫有名，是香港第一任首富何東爵士之妻，何世禮將軍的母親，致力於佛法普傳與社會慈善。

關於張蓮覺女居士往生蓮邦的消息，在《覺有情》、《海潮音》、《人海燈》等佛教刊物皆有記載，當時在《香港工商報》也有刊登報導，轟動一時，令人好奇

的是，港人並沒有將「往生西方」當成迷信，何以港地的佛法會如此普及？其次，張蓮覺在港做了哪些貢獻，如何將佛法和社會慈善做結合，並成為修學佛法的女性典範？常言道「富貴學佛難」，首富之妻何以對三寶如此恭敬，虔信修學，並進一步發心自利利他，最終圓滿往生蓮邦，其因緣為何？

二、以病苦為師的堅忍女性

關於張蓮覺的生平經歷，以她自撰的《名山遊記》²最為完備³，書末的〈自述筆記〉篇幅約莫二十來頁，敘述其婚嫁、生子育女、篤信三寶，自利利他的歷程，是探知居士學佛因緣的重要憑借，亦是筆者所依據的主要文本。

蓮覺是居士的法名，本名為靜蓉，出身於大戶之家。其表姐麥秀英嫁給何東之後無法生育，為夫納妾仍膝下無子，遂以「平妻」共處而說服居士之母，終讓張蓮

覺答應嫁入何家。生兒育女本是一個女性進入家庭後的重要責任，張蓮覺爾後的十八年皆在生養中度過，為何東生了三兒七女。何家人丁興旺，何東的事業也愈來愈成功，躋身為社會上流，家族勢力日益龐大，富可敵國，在一切都是順緣增長的權勢富貴之中，張蓮覺為何會以佛法作為依怙？

從自敘中得知張家「家世信佛」，張蓮覺幼年即知「敬禮三寶，志脩梵行」。而居士身為女性，個性細膩，感受豐富，對於生命中的無常反應也特別強烈，如她對於父親離世，引用《詩經》寫下「昊天罔極，悲慟曷已」；在何母去世時，她寫道「先姑棄養，莫名哀痛」（頁八十七）。正沉浸在母以子貴的喜樂之中，卻好景不長，長子何世勤忽罹劇病，無力回天，她痛苦到「鬱鬱無以為懷，臥病月餘，深恨夫閻摩虐政，奪我寧馨，一霎罡風，使初茁瓊芽，橫被摧折，天道憤憤，令人憤悵不已。」（頁八十八）當一個母親痛失愛子渴望良人陪伴時，何東與其表姐原已訂有赴美行程，讓她「既登思子之臺，更作望夫之石」（頁八十八），情何以堪。然而，一個大家閨秀必須表現氣度，因此見到她在字裡行間從自身的苦，轉向感激母親、妯娌對育兒、家務的幫忙與協助。

在婚姻生活中，張蓮覺對於愛別離苦有著深刻的體驗，於生養子女的過程更是承受許多的苦楚。養兒方知父母恩，一般女性生養一個孩子就已經有著不可計數的恐懼與煎熬，更何況是十次攸關生死的生產過程，身心的苦逼交迫，唯有懷胎十月的母親才能體會箇中滋味。張蓮覺在長子夭折後，再得一子世儉，卻體弱多病，幼年時「又櫻劇疾」。據居士觀察可能是生活環境、氣候等因素導致孩子生病，後來帶到東瀛（日本）轉水土，不料「其病忽劇，兼患脾泄，幾瀕于危。」（頁九〇）張蓮覺「驚惶失措」，所幸為母則強，在最緊急的狀況下仍努力查找病因，最後幸能不藥而癒，因此往後每一年，轉水土就成了固定的行程。隔年，張蓮覺在長崎生下五女崎姿，時「醫師手術，未臻精良，嬰孩墮地後，不絕啼聲，異而啓視，知臍際血流」（頁九一），幸好居士對生產頗有經驗，親手處理後孩子也平安存活下來。至此，可以想見「多子多孫」的背後，那位堅強的母親所需承受的壓力有多麼龐大與辛苦。

十八年的生產過程讓居士不斷的感受無常與苦樂，不料在宣統初年（一九〇九年），何東竟也罹患大病，群醫束手無策。張蓮覺反覆思維該如何從飲食下手，另一方面「事窮則禱天，惟有篤奉《金剛》、《地藏》等

經典，誠心唸誦，默求我佛加被，解除疾痛，早得霍然而已。」（頁九二）何東本具福德，加上三寶加持，疫疾消除，身體痊癒，也讓張蓮覺非常感激慈雲加被。然而，這是居士自敘的景象，事實上何東並非只有一個妻妾，目前在何東家族的記錄中，皆能查詢到在這次大病時，何東隨身的看護日後也成爲他的外婦，並生下一女。因此，婚姻和家庭是張蓮覺前半生努力經營的場域，但無法持平的擁有丈夫全部的關愛，也是妻妾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結果，如同在自敘中，張蓮覺心裡那些幽微的苦也只能稍加抒發，並不能全然公諸於世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何東方才大病初癒，居士的胞弟竟也生病了，隔年，母親也撒手人寰離她而去。張蓮覺哀慟到無以言表，「立志守制三年，持願素食終身，稍酬鞠育之德。渥荷夫子諒解與同情，不加過阻。」（頁九三）在守喪之際仍不忘照顧丈夫的感受，處處可見居士面面俱到、體恤人的習性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，生下八女孝姿後，張蓮覺完成了三分之一人生的生產期，期間爲子女、家人費盡心思，在俗務、苦樂中流轉，了知無常卻未有暇修行梵行，直到朝禮普陀、九華等勝地後，學佛因緣的種子終於開花結果。

三、生命轉向篤信三寶

若只見到張蓮覺投稿的文章，如〈遊普陀山記〉、〈遊湯山溫泉記〉、〈遊羅浮山記〉，並將此與何東家族的財勢雄厚作連結，容易產生這是富貴人家的休閒逸樂的刻板印象。事實並非如此，每一次出遊，張蓮覺不是待產，即是歷經自己或家人病苦後的抒鬱行程，並非像現代生活中純粹爲了休閒進行的旅遊，而且細看每一篇文章，皆能見到張蓮覺對於家庭、子女的掛心與擔憂。

直到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年）夏天，「朝禮南海普陀，躡足九華、杭州、西山、廬山、梨山等地，留連三月」，身心浸染於山水洗禮之中，居士多年的胃疾竟不藥而癒，而她的長女錦姿，也在一九一八年成婚，讓她感到十足欣慰。（頁九四—九五）《老子》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」在雙喜臨門之際，張蓮覺忽得重症，心境的轉折如其所敘：

余於三月初二日忽患喉症，勢殊危險，纏綿數月，痛苦備嘗。夫子時復有歐美之行，余藥碗茶爐，未去衽席，而長亭折柳，又悵別離，此情其何以自遣？惟有勉抑懷思，宣持

佛號，承慈光加被，身心泰安，由是奉佛之心轉篤，對於環境事緣，視同泡幻，悉付達觀，非復從前之執著。（頁九五）

病苦是人所不願面對接受的無常，而居士在病苦中又得面臨愛別離苦，所幸宿生善根具足，不忘以三寶為依怙，至心持名稱號後終能身心安泰。當居士由此回顧生命中的種種際遇，終於產生定解，且「奉佛之心轉篤」，對現世的苦樂視同泡沫幻影，決定放下執著，轉變為達觀且隨緣的心態。

在此心境的轉折之後，撲面而來的即是長女產後憂鬱失常之事。以往面臨無常，居士的自敘常見恐懼、憂愁等強烈字眼，當堅定信仰後，轉變為不表露過多情緒，僅描述事情處理的經過。當時，張蓮覺審察長女病勢，帶到青島就醫之餘，順道到普陀山朝禮，「得聆洪筏禪院月池上人說法，歡喜讚嘆，母子四人皈依門下，學習佛學，從茲益篤信三寶，百折不回矣。」（頁九六）居士因自身病苦對佛法生起信心，又因長女病苦的契機，聆聽教理而深信三寶，並且殷重發願——「四大本空，萬緣皆幻，輕塵弱草，人命何常，非藉善知識導引，澈究玄理，奚能離塵脫苦，了生死之大事？此佛法真理，甚為世界人士所需求也。」（頁九十六—九十七）

自此將眼光由自身的苦樂移開，發下猛利的菩提願心，表達「不乘此因緣，發無盡願，培植未來種子，儲備他生資糧，豈不辜負此生也耶？吾不忍辜負此身，不能不為之籌及未來之果報。」（頁一〇二）

四、念佛、求法與建寺

張蓮覺篤信三寶之後，一心皈命淨土，因此持名誦為日常修學的要務，其子何世禮曾提到母親朝夕念誦數十年如一日，日常禮佛必數十拜，至精神氣力不繼稍事休息。由於體弱，有時感心臟不適即打壯心藥針，氣力稍復又再禮佛。⁴居士專修淨土，即使陪二女到英國留學亦是如此，「仍常茹素，早晚清課，未嘗稍間。」（頁一〇四）

即使修學淨土，居士仍不忘詣山求法，研習佛學，並延請法師講經，期間亦有進行佛七法事，起建水陸法會。前已揭居士在普陀山聽受月池上人說法，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，則與同修至金山寺向妙善長老求法。妙善法師即是著名的「金山活佛」，張蓮覺時遇長女即將臨盆，因有前次產後失常之鑑，讓居士憂惶萬分，「乃請活佛於舍，與其念佛祈禱，願慈雲垂護，無有恐怖。逮子夜報聞，悉女育得新雛，大小克慶安全。」（

頁九七）自此益加深信佛力無邊，並體會佛法為無上妙法，為當世所需，遂擬延請諸大德至香港講經。

同年，香港諸善信禮請棲霞山若舜老和尚，及竹林寺靄亭法師、煜華法師等來港建佛七法事，居士從若舜老和尚求受五戒，成為佛門優婆夷弟子。越二年，居士先朝禮普陀，在此兩建佛七，於洪筏禪院留寓四十多天，後至棲霞及竹林寺，皆建佛七。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，為助棲霞山建寶殿及裝塑佛像，張蓮覺與香港李氏、關氏等眾居士，組織籌款佛事法會，於堅道連建水陸七堂，由靄亭法師、煜華法師主持，功德圓滿。風氣所開，此後三年香港善信每年皆舉辦萬緣水陸功德法會。（頁九七—一〇〇）

舉行佛事是累積資糧的方便法門，最根本則仍須通達教理，居士深明此理，自稱：「余默察港地人士，於佛法信仰之心雖已粗具，而於佛之理論不免時多誤解，非廣事宣傳不足以端趣向而明大法，則諸經尚矣。」（頁一〇一）由此亦能得知民初在港地佛法是普及的，民初香港佛教的發展，對映的是國內實施廟產興學、新文化運動、反迷信運動等時期，港地是少數保護傳統文化及推動儒釋道信仰的地方，其力量實來自該等貫通官、商、民的特殊階層，所謂「華人代表」的號召和支持。

其中，有紳商背景的居士，如陳靜濤、羅文錦、張蓮覺等，皆是六十年代後香港佛教機構推動社會事業的重要奠基者。⁵ 回到上述，張蓮覺觀察到一般民眾具有基礎的佛學知識，但因不深入學法而多誤解，所以發起弘願，於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七月至九月，禮請遠參法師於西摩道何宅「紅屋」開講《法華》、《佛頂》二經，前來聽經者前後不下數萬指。（頁一〇三）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，張蓮覺自英國小住後回香港，得聆聽寶靜法師講授《阿彌陀經》。當時四子何世禮成婚，居士將婚禮籌備全權交予其表姐，自述「亦得一抽閑，靜聽法師演講，義理之精微，詮解之真確，經雖授畢，覆繹味猶醞醞於心，益知佛法玄妙，誠令人五體投地，服膺弗矣。」（頁一〇四—一〇五）張蓮覺所生三子，何世禮將軍最為人所知，貴族的公子要成婚是頭等大事，母親竟然如此淡定，以聽經更甚於俗事，從這段自白是居士對於世間親緣放下的明證，進一步而言，《阿彌陀經》是通達淨土法門的主要經典，居士殷重求法，亦是深信、專修淨土之證明。

民初時局紛亂，內外戰隨時有可能爆發，張蓮覺認為「欲圖挽救，捨佛法無他途矣。」「非廣興教育，造就人材，相與宏揚不為功。」因而發願辦學，於民國

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於波斯富街設立第一所女子佛教學校「寶覺第一義學」，後於澳門龍嵩街設立「寶覺第二義學」，「寶」字為居士之母諱，以「寶覺」命名乃用以報其生母養育之恩。（頁一〇六）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設立「寶覺佛學研究社」於新界青山，以培育女子弘法人才。次年，居士將何東所贈十萬元，在跑馬地山光道購地建造「東蓮覺苑」，以何東賢伉儷之名「東」、「蓮覺」冠之取名。

坐落於跑馬地山光道上的東蓮覺苑，是港島第一所佛教寺院，於一九三五年開幕。寺院建築典雅，自建寺以來致力於佛教弘法利生事業，先後禮請太虛大師、虛雲老和尚、倓虛長老、寶靜大師、若舜大和尚和靄亭法師等佛門龍象來香江弘法，開啓了香港佛教近代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。坐落於荃灣的弘法精舍是東蓮覺苑在香港的另一個道場，建成於一九三九年。精舍初期是由寶靜大師主持的佛學院，學僧之中有覺光法師，即日後擔任長達四十八年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的覺光長老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倓虛長老、定西法師及樂果法師（時稱東北三老）在弘法精舍開辦「華南學佛院」，辦了兩屆，每屆三年。畢業的學僧包括永惺、暢懷、智開、聖懷、大光、樂渡法師等數十人，後來均成爲佛門龍象，對

戰後香港及海外佛教的發展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。弘法精舍對佛教的貢獻，於此可見一斑。⁶

弘法精舍建成之時，張蓮覺已經往生，然而若不是由她發心建立東蓮覺苑，諸大德善信的護持，亦無後來弘法精舍的創建，此皆是居士弘揚正法的延續，使得聖教得以永傳的重要貢獻。

五、圓滿往生蓮邦

專修淨土法門的僧衆，一心求得生西是終極的目標，所謂「往生」有帶業往生與消業往生；業障消盡，自然往生淨土，稱之爲消業往生；帶業往生，是淨土行者的觀念，執持阿彌陀佛名號，仰仗阿彌陀佛在因地所發的大誓願力，雖曾造大惡業，也能往生彼國。然而業果法則是極隱蔽法，無法用邏輯來推論，如何證明念佛得以往生西方極樂？

以文獻史料來說，清代彭際清編纂《居士傳》、《善女人傳》，收錄從晉至清的居士傳記，勾勒出居士修行的輪廓，也能從中考察往生淨土的徵驗。《善女人傳》集錄佛教女性居士的行持，是以心慕佛道、參禪悟道、淨土念佛、修道感應爲主要分項，其中，宋明兩代的善女人最多；唐代多參禪，宋以後則念佛居多。⁷

淨土念佛的善女人，後人常以預知時至，請家人同聲念佛、端坐趺坐而逝、異香滿室、佛光注照、氣絕後面容和悅等方式來徵驗其往生。寬律法師撰錄《近代往生隨聞錄》對於張蓮覺居士往生之際的描述如下：

佛七甫圓滿，蓮覺竟以微疾逝世，恰值禮誦藏事半時之後。蓋預知時至，從容計算以就之也。彌留之際，一片紅光，起於足下，旋變為白，籠置全身，向西而滅。百餘人在側，目所共睹。⁸

呂碧城〈何張蓮覺居士傳〉所述為「當彌留之際，一片紅光，起於足下，旋變為白，籠置全身，向西而滅。」⁹二者所述資料雷同，其後呂碧城又撰〈何東夫人生西記〉，進一步描述居士往生時的瑞相：

何東夫人張蓮覺女士，預知時至，當氣絕之時，眾為同誦彌尊聖號，代接引。少頃一片紅光起於足底，旋變為白光繞身而上。……入殮時，面轉潤，而帶笑容，肢體柔軟，頂部後冷，皆為生西之證。¹⁰

此為呂碧城聽聞葉恭綽居士所言，並謂與「百餘人同見，又與東蓮覺苑監理林楞真女士確認後之記錄。除了

預知時至之外，也從紅光、白光的圍繞，及面容祥和、肢體柔軟，頂部最後冷卻等徵兆，來推論張蓮覺往生西方淨土。

綜觀張蓮覺一生，旺夫益子安享富貴，於世間法可謂福報具足，可貴的是居士宿世善根而能皈依三寶，聽聞正法，以病苦為師，於世間法起出離心，進而發菩提心，對於社會慈善不遺餘力，深諳佛法是世間唯一的明燈，因而籌地、布施創建東蓮覺苑，培養弘法僧眾，使得聖教得以普傳。居士更因自身一心皈命淨土，虔修梵行，往生蓮邦，得成圓滿，亦讓修學淨土的行者深信生西有望，見賢思齊，老實念佛，在修行路上更加精進，可謂是修學淨土法行的懿行典範。

註釋：

*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1. 寬律法師撰錄，《近代往生隨聞錄》（台北：佛陀教育基金會，二〇一二年），頁一三六。
2. 張蓮覺，《名山遊記》（台北：華嚴社倡印），以下所引皆從此本，謹標示頁數，不另再加註。

3. 呂碧城，〈何張蓮覺居士傳〉，李保民箋注，《呂碧城詩文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），

頁三一—三二—三三一。

4. 何世禮，〈何母張太夫人蓮覺女士生平懿行補遺〉，轉引網址：<https://reurl.cc/WdpmY7>。

5. 鄧家宙，〈現代香港佛教的奠基者——香港佛教居士群像〉，《玄奘佛學研究》第三十二期（二〇〇九年九月），頁七十二—七十三。

6. 李焯芬，〈紅塵擺渡的般若舟〉，收錄於鄭宏泰，黃紹倫，〈山光道上的足跡——東蓮覺苑八十年〉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二〇一六年），頁一。

7. 【清】彭紹升，《善女人傳》（台北：大乘經舍印經會

，二〇〇二年），陳曉芳，《彭際清「善女人傳」之研究》（斗六：雲科大漢學所碩士論文，二〇一一年），頁一〇〇—一〇四。

8. 寬律法師撰錄，《近代往生隨聞錄》，頁一三六。

9. 呂碧城，〈何張蓮覺居士傳〉，收錄於李保民箋注，《呂碧城詩文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），頁三一—三三—三四。

10. 呂碧城，〈何東夫人生西記〉，《香光小錄》（上海：道德書局，一九三九年），頁二—三。

花蓮慈濟醫院得到「清真友善環境認證」

繼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之後，花蓮慈濟醫院成為國內第一家通過「清真友善環境認證」的醫學中心，在院內設置穆斯林祈禱室及淨下設施。

花蓮慈濟醫院的穆斯林祈禱室，設置於院內感恩樓五樓，以及合心樓七樓病房區，且有可供祈禱朝拜前使用的淨下設施，並通過中國回教協會認證。設置相當完備。慈濟醫院國際醫學中心副主任劉鴻文說，期盼藉此給予國內穆斯林心理撫慰及安定的力量。

印尼籍的穆斯林揚諦（YANTI）表示，過去在臺

灣每日五次朝拜，都只能在乾淨地面鋪上朝拜壇，朝麥加方向跪拜。不意在東部花蓮，竟然有專屬的祈禱室。

獲邀出席認證揭牌典禮的衛福部國合會科長吳玲瑩則表示，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，衛福部計畫在北、中、南、東，各擇一家醫院試辦，為穆斯林國際友人營造友善的醫療環境，慈濟醫院雖為佛教醫院，但慈悲喜捨的大愛精神不受宗教限制，也因而接受輔導，成為國內第一家獲得「清真友善環境認證」的醫學中心。